

木民谷的夏天

太阳已经落下去了，
可现在是六月，夜里当然还不炎热，夜是凉爽的，梦幻的，充满魔力的。
在云杉林深处亮起一点火，燃着一小堆火，
这是用云杉和小树枝燃成的微型篝火。他们可以看到一群林中
小人要把一个松球推到火里去。



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



托芙·扬松

TUVE
JANSSON

木民谷的夏天

刘海栖 / 主编

[芬兰]托芙·扬松 / 著

绘图

任溶溶 / 译



明天出版社
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R3M66/1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民谷的夏天/(芬)扬松著;任溶溶译.—济南:明天出版社,2004.4

(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托芙·扬松)

ISBN 7-5332-4372-2

I. 木... II. ①扬...②任... III. 童话—芬兰—现代 IV. I53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3906 号

丛 书 名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托芙·扬松

书 名 木民谷的夏天

著 者 [芬兰]托芙·扬松

译 者 任溶溶

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电 话 (0531)2060055—4710

印 刷 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

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56 号

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150 × 200mm 32 开

印 张 5.625

千 字 64

I S B N 7-5332-4372-2/I·995

定 价 11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15-2001-034

Farlig midsommar

Copyright © Tove Jansson 1954

First published by Schildts förlags Ab, Finland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
Schildts förlags Ab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4

All rights reserved

TOVE JANSS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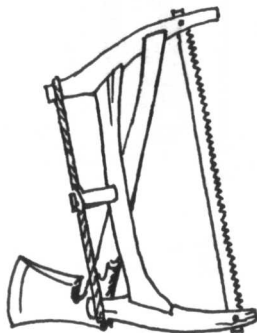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



托芙·扬松

内容简介

木民谷附近的火山爆发，引起了大洪水。木民谷给淹了，木民家也没了顶，一家人转移到从水上漂来的一座大房子里。后来才弄清楚，这其实是个舞台。木民爸爸干脆编写剧本在河上演出。与此同时，被洪水冲散的小木民矮子精、小咪咪他们也各自经历了许多危险。最后大水退走，全家团圆。





TOVE JANSS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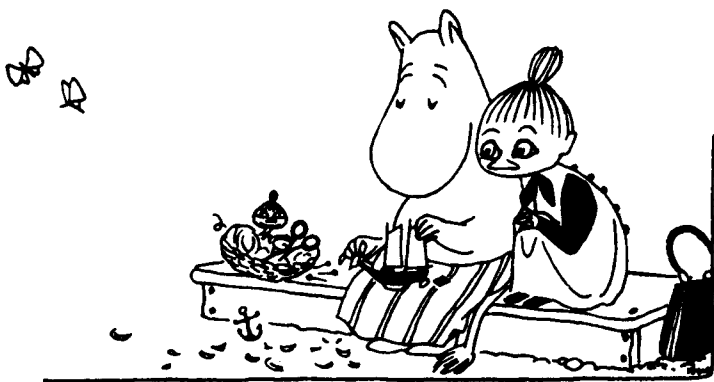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



托芙·扬松

目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树皮帆船和火山 | 1 |
| 第二章 潜水找早饭 | 20 |
| 第三章 学会在鬼屋里居住 | 32 |
| 第四章 睡在树林中的得意劲和危险 | 50 |
| 第五章 在舞台上吹口哨的后果 | 68 |
| 第六章 报复公园管理员 | 78 |
| 第七章 仲夏夜的种种危险 | 92 |
| 第八章 怎样写剧本 | 103 |
| 第九章 一个伤脑筋的爸爸 | 115 |
| 第十章 彩排 | 121 |
| 第十一章 捉弄狱卒 | 132 |
| 第十二章 第一夜的首演 | 141 |
| 第十三章 赏和罚 | 155 |



第一章 树皮帆船和火山

木民妈妈正坐在前门台阶上晒太阳，给一个树皮帆船模型装上船帆。

她想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主桅该装上大帆，前桅装一张帆，船头斜杆装几张三角小帆。

舵很难装，船舱就更麻烦了。木民妈妈已经剪好一个树皮小舱盖，放上去非常服帖，正好把船舱盖上。

“只为了防飓风。”她快活地叹了口气，对自己说。

在她身边的台阶上坐着咪姆布的女儿，下巴顶在膝盖

上，看着她装船。她看到木民妈妈接下来用颜色不同的玻璃头别针钉船桅支索，桅顶已经飘着鲜红的三角帆。

“这是给谁的？”咪姆布的女儿很恭敬地问道。

“给小木民矮子精的。”木民妈妈一边回答着，一边在她的针线篮里找东西做锚链。

“别推我！”针线篮里一个小声音叫道。

“我的天，”木民妈妈说，“你的小妹妹又在我的针线篮里了！总有一天，那些针会把她扎痛的。”

“小咪咪！”咪姆布的女儿担心地叫着，要把她的妹妹从一绞毛线里拉出来，“马上给我出来！”

可小咪咪反而更深地钻进那绞毛线里，在那里完全不见了。

“她这么小，真烦人。”咪姆布的女儿埋怨着，“我永远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她。你不能也给她做一只树皮船吗？她可以在大水桶里航行，那我就随时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了。”

木民妈妈哈哈笑着朝她的手袋里看，她要再找一片树皮。

“你想这个能载得动小咪咪吗？”她问道。



“没问题，”咪姆布的女儿说，“不过请你得同时做一根小救生带。”

“我可以扯断你的毛线吗？”小咪咪在针线篮里叫着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木民妈妈回答道。她正在为她的帆船模型得意着，同时在想自己是不是还忘了装上什么。当她用手掌托着它坐着时，一大片黑烟灰飘下来，正好落在船甲板上。

“哎呀！”木民妈妈说着把它吹走。但马上又有一些烟灰落在她的鼻子上。忽然，空气里全是烟灰。

木民妈妈叹了口气，站起来。

“这火山真烦透了。”她说。

“火山？”小咪咪大感兴趣地问道，她从毛线里伸出了脑袋。

“对，那是座山，离这里不太远。它忽然之间会喷起火来，浓烟霎时会弥漫整个山谷，”木民妈妈解释说，“同时，撒下来烟灰。我结婚以后，它一直安安静静的。可现在，过了那么多年以后，就在我正好洗干净衣服时，它又打喷嚏了，把我晾出去的东西全弄黑了。”

“所有的人都要烧起来啦！”小咪咪快活地大叫，“还

有所有人的房子和花园!所有玩的东西!还有小妹妹们和她们玩的东西!”

“胡说八道!”木民妈妈和气地说了一声,又从鼻子上拂掉一些烟灰。

接着她走开了,去找小木民矮子精。



在山坡下,在木民爸爸挂吊床的那棵树右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池塘。池水很清澈,是棕色的。咪姆布的女儿一直坚持说这个池塘的中央没有底。她的话也许是对的。池塘边长着宽阔发亮的大叶子,蜻蜓和飞虫可以停歇在上面,水面上通常有蜘蛛似的虫子一路绕来绕去,装出了不起的样子。池水下面,青蛙的眼睛像金子那样闪光,有时候你还会瞥见它那些住在塘底深处烂泥里的神秘亲戚。

小木民矮子精正趴在他的老地方,在绿黄色的青苔上蜷起身子,尾巴小心地塞在身体底下。

他满足地看着下面的池水,耳朵听着他周围的蜜蜂发出催人欲睡的嗡嗡声。



“它是给我的，”他说，“我断定它是给我的。她总是把她夏天做出来的第一只树皮船给她最喜欢的人。她会用泥把它涂脏一些，因为她不想让任何得不到它的人感到不开心。如果那水蜘蛛朝东爬，那就没有做小划艇；如果它朝西爬，那就做了一只小划艇，小得你简直不敢拿起来。”

水蜘蛛朝东爬。泪水忽地盈满小木民矮子精的双眼。

就在这时候，青草沙沙地响，他的妈妈从草丛间伸出头来。

“喂，”她说，“我有东西给你。”

她弯下腰，极其小心地把帆船放到水上，让它漂着。帆船在自己的倒影上很漂亮地保持着平衡，好像有位老水手在船上掌着舵，正熟练地左舷抢风行驶似的。

小木民矮子精一眼就看出来，她已经把小划艇给忘了。

可他还是用鼻子亲热地擦擦她的鼻子(这种感觉像在白天鹅绒上擦你的脸)，说：“你做过那么多船，这一只是最漂亮的。”

他们并排坐在青苔上看着帆船漂过池塘，停在对岸的一片大叶子旁边。

在房子那边，咪姆布的女儿在叫她的小妹妹。“小咪咪！小咪咪！”她叫道，“你这可怕的小捣蛋鬼！小——咪——咪！马上回家，我好拉你的头发！”

“她又躲在什么地方了？”小木民矮子精说，“记得那一回在你的手提袋里找到她吗？”

木民妈妈点点头。她把鼻子伸到水里，看着水底。

“下面有很漂亮的闪光。”她说。

“那是你自己的金手镯。”小木民矮子精说，“还有斯
诺尔克小姐的项链。好主意，对吗？”



“了不起。”木民妈妈说，“以后我们把我们的手镯都
保存在棕色的水里。那样，它们就更漂亮了。”

*

咪姆布的女儿站在木民家的前门台阶上，嗓子都要喊破
了。小咪咪却静静地呆在她的躲藏处，她有无数个这样的躲
藏处，这一点她姐姐是知道的。

“要是她聪明，她就应该用点东西引诱我，”小咪咪在

心里说，“比方说蜜糖。等到我出来后好再揍我。”

“小咪姆布，”木民爸爸在他的摇椅上说，“你这么叫，她永远不会来的。”

“我这么做是为了让我心安。”咪姆布的女儿有点得意地解释说，“妈妈走的时候对我说：‘现在我把你的小妹妹留给你照顾了，如果你不照顾她，那就没人照顾她，因为我已经没办法了。’”

“我明白，”木民爸爸说，“如果这能让你去掉你心中的石头，那就请你尽情大叫吧。”他伸手从餐桌上拿起一块蛋糕，朝四周仔细地看看，把它浸到奶油缸里。

阳台的桌子上摆好了五个人的盘子。第六个盘子在桌子底下，因为咪姆布的女儿说她觉得在那里更自在。

小咪咪的盘子当然非常小，它放在桌子当中那个花瓶的影子里。

这时候，木民妈妈从花园小径上快步跑来。

“不用急，亲爱的，”木民爸爸说，“我们在食品室里已经吃过一点东西了。”

木民妈妈停下脚步来，朝餐桌上看。台布上有一点点烟



灰。

“噢，天啊，”她说，“今天热得多么可怕啊，满是煤灰。火山真让人伤脑筋。”

“火山要是离我们不那么远就好了。”木民爸爸说。
“那就可以找到一块真正的熔岩做镇纸了。”他急切地补充了一句。

这一天真是热。

小木民矮子精照旧躺在池边的老地方，抬头看着天空，它已经变成白色，一闪一闪，像一块银子。他听得见海那边海鸥在嘎嘎地叫来叫去。

雷雨要来了，小木民矮子精睡眼朦胧地想着。然后，他从青苔地上站起来。和往常天气有变化、天色变暗、或者出现奇怪的光时一样，他想着要见小嗅嗅。

小嗅嗅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当然，他也非常喜欢斯诺尔克小姐，不过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到底不一样。

小嗅嗅很文静，知道无数事情，可从来不会没必要地谈它们。他只偶尔谈点他旅行的事，这让听的人感到十分自豪，好像小嗅嗅也让他成为了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。第一场

雪一下，小木民矮子精就跟其他人一样开始冬眠。可小嗅嗅总是在这个时候去南方，等到春天再回到木民谷来。

但这个春天他没有回来！

小木民矮子精冬眠一醒来就开始等他，尽管他没对其他人说。他一直等到鸟儿开始在山谷高空飞过，连北边山坡上的雪也融化了，他开始变得有些焦急不安了。以前，小嗅嗅从来没有这样晚还没回来过。接着，夏天来了，河边小嗅嗅的宿营地长满了高高的青草，好像那里从来没有住过人。

小木民矮子精还是在等，不过不再那么急。他感到有些累，还有点责怪小嗅嗅。

斯诺尔克小姐有一次在餐桌上提到这个话题。

“小嗅嗅今年这么晚还没回来啊。”她说。

“谁知道呢，也许他根本不回来了。”咪姆布的女儿说。





“我断定是格罗克把他给抓走了!”小咪咪说,“要不是他掉进一个洞里,跌了个粉身碎骨!”

“嘘,别那么说,亲爱的,”木民妈妈赶紧阻止她,“你知道,小嗅嗅到头来总是要回来的。”

不过,小木民矮子精在河边安静地散步时想:是有那些格罗克和警察,是有会跌进去的深渊,人还会给冻死,给吹上天,落到大海里,会给鲱鱼骨头哽住,还会……这个世界是危险的。在这个大世界里,没有人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,没有人知道喜欢什么和怕什么;可小嗅嗅这会儿就是在这个大世界里走来走去,戴着他那顶绿色的旧帽子……还有那个公园管理员是他的大敌人,一个可怕又可怕的敌人……

小木民矮子精在桥上停下来,凄凉地低头看下面的流水。这时候,一只手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。小木民矮子精吓了一跳,转过脸去。

“噢,是你啊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不知道做什么好。”斯诺尔克小姐刘海下的双眼流露出哀求的眼光。